

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

THE 3RD FORM OF THREATS TO NS

INTERWEAVING

姜维清 / 著

交织

交 织

——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

姜维清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织——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姜维清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12 - 4041 - 8

I. ①交… II. ①姜…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0038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交织——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
Jiao zhi Guo jia Anquan de Disanzhong Weixie
作 者 姜维清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9 3/4 印张
字 数 1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6 月第一版 201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041 - 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

藉本书出版，祝贺建党90周年！

堅持綜合安全觀念
致力世界和平發展

鮑光楷
二〇〇〇年

卷首语

什么是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按中国传统理念，国家安全威胁分为“外患”与“内忧”两种。“外患”、“内忧”这对概念的要义在于区分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其标准是以国境为界分为“外”、“内”。如果将“外患”、“内忧”分别称为国家安全的第一、第二种威胁，那么由外患、内忧相互“交织”而引发的问题，就称为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

当代西方安全理论将国家安全区分为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 TS）与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TS）。^①“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这

^① 西方“非传统安全”概念所指的安全主体并不局限于国家，如有“人的安全”、“全球安全”等概念，但并不必然排斥以国家为安全主体，因此从国家安全角度来使用非传统安全概念仍然是合理的、必要的。

对概念的要义在于区分安全问题所处的不同领域，前者发生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所谓“高政治”领域，后者存在于经济、文化、科技、资源与能源、生态环境、信息、人才等“低政治”领域。同样，如果将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分别称为国家安全的第一、第二种威胁，那么由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而引发的问題，就称为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

“第三种威胁”概念的要义，在于标定国家安全问题“境内”、“境外”属性的关联、“高政治”与“低政治”属性的关联。也可以说，“第三种威胁”标定了外患与内忧的“交织”关系、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交织”关系，因此，“第三种威胁”研究又可称为国家安全的“交织”问题研究、“交织安全”研究。

为何要花费十多万字的篇幅来提出“交织”问题？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固然存在纯粹的“外患”问题，如军事威胁、领土争端等，也存在纯粹的“内忧”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等，但更多的新凸显的国家安全问题兼具内、外属性，或者说具有“交织”特性，如金融安全、互联网信息安全、资源与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等。对于纯粹的外患或内忧问题，我们应对的经验较为丰

富，应对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而对于具有“交织”特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对于“交织”运动本身，我们尚处于摸索阶段，认知上或应对上出现误区、失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对其进行理论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不仅如此。“交织”现象于大众理解而言是晦涩的，于理论描述而言是灰色的，于应对策略而言是难以拿捏的，往往容易被忽视或予以回避。2002年，针对“9·11”事件后国际安全、中国国家安全出现的新情况，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①的论断。“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由此成为中国对新时期国际、国家安全形势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交织”一词在安全研究领域也具有了特定含义。但由于种种原因，“交织”论断引用较多，解读相对较少，深化研究更显不够。

“交织”问题作为理论研究课题，涉及国家安全诸多命题。本书对相关命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而着重论述的，是其中之一，即国际政治中特有的“交织性安全手段”问题。近代国际关系形成之初，老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牌殖民主义进行全球扩张，除赤裸裸的炮舰政策外，还大量配合使用各种非暴力手段，形成了军事征服、经济控制、文化侵蚀“三手合一”的策略套路。冷战期间，西方集团与苏联等国除在军事、政治、外交领域进行殊死争斗外，还在经济、金融、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展开全面较量。在此过程中，西方集团沿用了殖民主义的老套路，将金融、贸易、民族、宗教、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对外政策与其军事、政治战略紧密挂钩，琢磨出一整套专门用于对苏联集团进行分化瓦解的“组合拳”。西方集团还先后添加了国际舆论、“学术”交流、扶植反对派等新招数，将“组合拳”的各种套路“合法”化、理论化，使其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杀伤力。例如，西方情报部门曾深度介入东欧国家的文化艺术领域，暗中出钱出力扶持抽象派等受到打压的“非主流”艺术家和艺术流派，借此肇始、助推一连串“离心离德”运动。

冷战后，霸权主义利用全球化、网络化的便利条件，在世界各地更加广泛地运用这套“组合拳”，将其视作国际政治较量、颠覆别国政权的制胜法宝，由此造成当前的“交织性安全手段”问题。“颜色革命”等安全领域新现象，表明“交织性安全手段”问题作为国际政治的“痼疾”，正严重危害当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

发展。

与“交织性安全手段”相关，是“安全海啸”问题。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的跨国蔓延、高政治与低政治领域间的跨界蔓延本已构成难以认知、应对的新型安全风险。而“交织性安全手段”的介入，往往进一步推动安全问题的这种蔓延，使其长距离海啸般传递，破坏力更强，后果更难控制。军事、政治、外交、经济、金融、贸易、文化、民族、宗教、民生、生态环境、互联网等各领域问题相互诱发、相互激化、相互转化，全球化、网络化带来的客观风险与“交织性安全手段”人为因素双重交替作用，使“安全海啸”时常风生水起于青萍之末，但结果往往摧城倾国。此外，“安全海啸”问题所反映出的由认知困难导致应对困难的新现象，是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安全难题。

“交织”问题研究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特殊的意味，本书对此未加详述，但有三方面内容需要特别提及。第一，中国在“交织”问题上有深刻的历史教训。18世纪中叶，当鸦片这一并不新奇的商品开始从印度运抵中国沿海的时候，就有人预言鸦片问题将全面腐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道德伦理，成为积重难返的内忧。稍后也有人警示鸦片问题将极大削弱

国防能力，诱发空前外患。但始料未及的是，经过 100 年的积淀，众多内忧与外患围绕鸦片问题发生复杂“交织”，不断催化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加剧朝野思想认识混乱及中央地方利益关系错乱，引爆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总危机，由此开启了空前民族劫难的悲剧大幕。

鸦片问题具有“交织”特点，是一种新型威胁。此前，内忧与外患两类问题历来由疆界明确分割，其识别和应对至少有章法可循，即使出现所谓“内外交困”局面，内忧问题与外患问题也可分别应对、平衡应对、先后应对，甚至有“借力打力”的成功案例。鸦片问题与以往任何国家安全问题不同，它打破了内、外界限，其走私、贩卖、吸食各个环节都产生链式效应，连带了几乎所有内忧、外患问题，而当时中国社会对这种融内忧、外患于一体的新型“病毒”似乎缺乏起码的免疫力。当然，近代史中国国家安全悲剧的原因和教训是多方面的，但沿着内忧、外患的思考路径，我们还应当从中提炼出这样的安全逻辑：如果内忧与外患发生特定“交织”，将导致国家安全问题极端复杂化，这种极端复杂化往往使解决问题所必要的广泛共识无法达成，其结果是这种“交织”本身可能超越内忧、外患范畴，成为国家安全的另类难题。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际、国内“两个大

局”相互关系的不断发展，已将国家安全的“交织”课题明确地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业已树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确立了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面临坚持“中国和平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两个大局。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虽有联系，但总体而言是两件事情。改革开放至今，坚持“中国和平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两大任务已密不可分，并将日益成为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许多安全问题，其“内”、“外”、“高政治”、“低政治”属性必然发生重大变化，“交织”现象将持续存在并日趋复杂。为确保“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保持良性互动，力避出现恶性循环，对国际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的诸多新问题，需要从两个大局“交织”关系的角度出发，在更宽广的时空背景下加以认识和处理。

第三，政治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核心枢纽地位，要求我们更加注重从“交织”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大量的所谓“非传统安全”问题。2001年“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逐步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热点和亮点。当前，诸多低政治领域的社会发展问题、民生问题被归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如金融安

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自然灾害等，这无疑是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应当注意避免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政治”领域属性绝对化，更不能因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概念划分而人为割裂国家安全整体。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特有关联性，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整体而言，金融、贸易、资源、能源、文化、教育、学术、民生、舆论、互联网信息等“非传统安全”范畴的问题，与“传统安全”范畴的政治安全问题，两者之间具有特别高的关联度。忽视这种特别关联而孤立地认识、处理某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宽严皆误”。对于这种特别关联，倒是不少外人比我们更早研究、更注意研究。这也许是“交织”二字的真正分量所在。

笔者对“交织”问题的理论探讨是尝试性的。本书源于博士毕业论文——《论“交织型”安全》及近年来往《国际战略研究》季刊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书中部分章节内容略有重复，所引案例不够丰富、生动，文字也不大明快，敬请读者见谅。

多角度研究安全问题（代序）

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和多学科的复合性的研究领域，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比较习惯从单一的视野进行单向的研究。因此，安全也在很长的时间里，被人们解读为国家的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的安全，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所面临的外部武力挑战和战争威胁，安全的主体是国家政权和军队，安全是国家政权和军队关心的问题，军事实力和诉诸战争是维护安全的最有效和最终手段，加强安全意味着加强军队和国防。这个安全被人们界定为所谓的“传统安全”。

到了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超出传统安全的视野，出现了许多用传统安全的定义和方法分析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涉及经济、文化、意识形

态、科技、环境、教育、人口流动、毒品、走私、网络，甚至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等，大量的问题都与国家的安全相关，与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相关，所以，安全的界限已经大大溢出了所谓的传统安全领域，因此又产生了“非传统安全”概念。

10 和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中更为人们关注，因为传统安全的问题固然还是每个国家都要关心的重大问题，但非传统安全的问题和传统安全相比，出现的频率更高。现在的战争还不断，但相对过去是大大减少了，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几乎每天都在出现，并且通过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又被放大了许多倍，让人们每天都感觉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超过了传统安全的威胁，成为当今许多国家最大、最现实的威胁，对那些中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那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又是什么关系？随着人们观察和认识的深入，产生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织”问题。但是，两者如何交织，以什么方式交织，两者有没有相互转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说，读者今天看到的姜维清新著《交织——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对此进行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书中提出的“交织安全”新概念

也有一定的创新性。

对安全问题的认识，不能限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两个概念。在笔者看来，把安全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好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有一条时间的界河把两者分开来，在什么时间之前，只有传统安全，没有非传统安全，而在此之后，才产生了两种安全。在理论上这样区分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问题并没有这样的界限，甚至可以说，非传统安全从来就是伴随传统安全存在的，并没有什么先后问题，所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其实也是有传统的，是有历史的。

例如，现在流行的所谓恐怖、传染性病毒、粮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甚至金融安全等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就一直存在，并不是什么由于全球化的产生才有的问题。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可能尤其如此。例如，早在春秋时期，管子治理下的齐国就已经高度重视把经济资源作为一种战略手段用于控制其他国家了。《管子》一书中出现的“以重藏轻政策”，实际上是应对经济安全的一种战略。管子认为：一国君主只要经营好粮食就可解决国内粮食不足的问题，除了在国内控制之外，也要在

国外谋解决，主要是用高价收买，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储藏粮食。它不仅可以解决本国的粮食问题，也是一种控制他国的战略手段。“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扣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被，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侯，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①意思是说，现在各诸侯掌握天下的余财，因此大国应利用季节的变化，对市场进行操纵，使东西南北相补助，对各地进行调节。在诸侯分立时，用直接掌握物资来对付各国；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物资充足则使之流通，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地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而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筹谋算。

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其实也可能不是新事物。在管子的“以重藏轻”思想中，就包含了通过金融手段控制战略物资从而控制他国的策略。《管子》一书记

^① 《管子·山至数》。